

黃帝內經靈樞目錄

第一卷 九鍼十二原第一 本輸第二 小鍼解第三 邪氣藏府病形第四

第二卷 根結第五 壽夭剛柔第六 官箴第七 本神第八 終始第九

第三卷 經脈第十 經別第十一 經水第十二

第四卷 經筋第十三 骨度第十四 五十營第十五 營氣第十六 脈度第十七

營衛生會第十八 四時氣第十九

第五卷 五邪第二十 寒熱病第二十一 癲狂病第二十二 熱病第二十三

厥病第二十四 病本第二十五 雜病第二十六 周痺第二十七

口問第二十八

第六卷 師傳第二十九 決氣第三十 腸胃第三十一 平人絕穀第三十二

海論第三十三 五亂第三十四 脹論第三十五 五癰精液別第三十六

五閱五使第三十七 逆順肥瘦第三十八 血絡第三十九 陰陽清濁第四十

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 病傳第四十二 淫邪發夢第四十三 順氣一日分為四時

第四十四 外揣第四十五 五變第四十六 本藏第四十七

第八卷 禁服第四十八 五色第四十九 論勇第五十 背輸第五十一 衛氣第五十二

論痛第五十三 天年第五十四 逆順第五十五 五味第五十六

水脹第五十七 賊風第五十八 衛氣失常第五十九 玉版第六十

第九卷 五禁第六十一 動輸第六十二 五味論第六十三 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第十卷 五音五味第六十五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行鍼第六十七 上膈第六十八

憂患無言第六十九

寒熱第七十

邪客第七十一

通天第七十二

第十一卷

官能第七十三

論疾診尺第七十四

刺節真邪第七十五

衛氣行第七十六

九宮八風第七十七

第十二卷

九鍼論第七十八

歲露論第七十九

大惑論第八十

癰疽第八十一

黃帝內經靈樞卷七

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

黃帝曰余聞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其合之於人奈何岐伯曰腰以上為天腰以下為地故天為陽地為陰故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月生於水故在下者為陰手之十指以應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為陽黃帝曰合之于脈奈何岐伯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申者七月之生陰也主右足之少陰丑者十二月主左足之少陰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太陰子者十一月主左足之太陰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甲主左手之少陽巳主右手之少陽乙主左手之太陽戊主右手之太陽丙主左手之陽明丁主右手之陽明此兩火并合故為陽明庚主右手之少陰辛主左手之少陰壬主右手之太陰癸主左手之太陰故足之陽者陰中之少陽也足之陰者陰中之太陰也手之陽者陽中之太陽也手之陰者陽中之少陰也腰以上者為陽腰以下者為陰其于五臟也心為陽中之太陽肺為陽中之少陰肝為陰中之少陽脾為陰中之至陰腎為陰中之太陰黃帝曰以治奈何岐伯曰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陽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陽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陰黃帝曰五行以東方甲乙木王春春者蒼色主肝肝者足厥陰也令乃以甲為左手之少陽不合于數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故數之可十離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萬此之謂也

病傳第四十二

黃帝曰余受九鍼于夫子而私覽于諸方或有導引行氣喬摩灸熨刺焫飲藥之一者可獨守耶將盡行之乎岐伯曰諸方者眾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盡行也黃帝曰此乃所謂守一勿失萬物畢者也今余已聞陰陽之

要虛實之理傾移之過可治之屬願聞病之變化淫傳絕敗而不可治者可得聞乎岐伯曰要乎哉問道昭乎其如日醒寤乎其如夜瞑能被而服之神與俱成畢將服之神自得之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不可傳于子孫黃帝曰何謂日醒岐伯曰明於陰陽如惑之解如醉之醒黃帝曰何謂夜瞑岐伯曰痛乎其無聲漠乎其無形折毛發理正氣橫傾淫邪淫行血脈傳溜大氣入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黃帝曰大氣入藏奈何岐伯曰病先發於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病先發于肺三日而之肝一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病先發于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腎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蚤食病先發于脾一日而之胃二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膻膀胱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病先發于胃五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膻膀胱五日而之上之心二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晡病先發于腎三日而之膻膀胱三日而之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腸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早晡病先發于膀胱五日而之腎一日而之小腸一日而之心二日不已死冬雞鳴夏下晡諸病以次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問一藏及二三四藏者乃可刺

淫邪發夢第四十三

黃帝曰願聞淫邪淫行奈何岐伯曰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臟不得定處與營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卧不得安而喜夢氣淫于府則有餘于外不足于內氣淫于臟則有餘于內不足于外黃帝曰有餘不足有形乎岐伯曰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燭燭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饑則夢取甚飽則夢予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善笑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甚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寫之立已厥氣客于心則夢見邱山煙火客于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於客物肝則夢山林樹木客于脾則夢見邱陵大澤壤屋風雨客于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客于膀胱則夢遊行客于胃則夢飲食客于大腸則夢田野客于小腸則夢聚邑衝懼

客于膽則夢鬪訟自列客于陰器則夢接內客于項則夢斬首客于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窮功交苑中客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客于胞臍則夢渡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

順氣一日分為四時第四十四

黃帝曰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溼寒暑風雨陰陽喜怒飲食居處氣合而有形得臟而有名余知其然也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何也岐伯曰四時之氣使然黃帝曰願聞四時之氣岐伯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長也人亦應之以一旦分為四時朝則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朝則人氣始生病氣衰故旦慧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夕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人氣入臟邪氣獨居於身故甚也黃帝曰其時有反者何也岐伯曰是不應四時之氣臟獨主其病者是必以臟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順天之時而病可與期順者為工逆者為粗黃帝曰善余聞刺有五變以主五輸願聞其數岐伯曰人有五臟五臟有五變五變有五輸故五五二十五輸以應五時黃帝曰願聞五變岐伯曰肝為牡臟其色青其時春其音角其味酸其日甲乙心為牡臟其色赤其時夏其日丙丁其音徵其味苦脾為牝臟其色黃其時長夏其日戊己其音宮其味甘肺為牝臟其色白其音商其時秋其日庚辛其味辛腎為牝臟其色黑其時冬其日壬癸其音羽其味鹹是為五變黃帝曰以主五輸奈何臟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榮時主夏夏刺輸音主長夏長夏刺經味主秋秋刺合是謂五變以主五輸黃帝曰諸原安合以致六輸岐伯曰原獨不應五時以經合之以應其數故六六三十六輸黃帝曰何謂臟主冬時主夏音主長夏味主秋色主春願聞其故岐伯曰病在臟者取之井病變于色者取之榮病時間時甚者取之輸病變于音者取之經經滿而血者病在胃及以飲食不節得病者取之於合故命曰味主合是謂五變也

外揣第四十五

黃帝曰余聞九鍼九篇余親受其調願得其意夫九鍼者始於一而終於九然未得其要道也夫九鍼者小之

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為下高不可為益恍惚無窮流溢無極余知其合於天道人事四時之變也然余願禱之毫毛渾束為一可乎岐伯曰明乎哉問也非獨鍼道焉夫治國亦然黃帝曰余願聞鍼道非國事也岐伯曰夫治國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淺禱合為一乎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日與月焉水與鏡焉鼓與響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後其聲動搖則應和盡得其情黃帝曰審乎哉昭昭之明不可蔽其不可蔽不失陰陽也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見而得之若清水明鏡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蕩若是則外內相襲若鼓之應桴響之應聲影之似形故遠者司外揣內近者司內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益請藏之靈蘭之室弗敢使泄也

五變第四十六

黃帝問於少俞曰余聞百疾之始期也必生於風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復遂或留止或為風腫汗出或為消瘴或為寒熱或為留痺或為積聚奇邪淫溢不可勝數願聞其故夫同時得病或病此或病彼彼意者天之為人生風乎何其異也少俞曰夫天之風者非以私百姓也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避者得無殆非求人而人自犯之黃帝曰一時遇風同時得病其病各異願聞其故少俞曰善乎哉問請論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礪刀削斷材木之陰陽尚有堅脆堅者不入脆者皮地至其交節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堅脆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況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異耶夫木之蚤花先生葉者遇春霜烈風則花落而葉萎久曝大旱則脆木薄皮者枝條汁少而葉萎久陰淫雨則薄皮多汁者皮潰而漉卒風暴起則剛脆之木枝折机傷秋霜疾風則剛脆之木根搖而葉落凡此五者各有所傷況于人乎黃帝曰以人應木奈何少俞答曰木之所傷也皆傷其枝枝之剛脆而堅未成傷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為病也黃帝曰人之善病風厥漉汗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肉不堅腠理疏則善病風黃帝曰何以候肉之不堅也少俞答曰膈肉不堅而無分理理者粗理粗理而皮不緻者腠理疏此言其渾然者黃帝曰

人之善病消瘴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五藏皆柔弱者善病消瘴黃帝曰何以知五藏之柔弱也少俞答曰夫柔弱者必有剛強剛強多怒柔者易傷也黃帝曰何以候柔弱之與剛強少俞答曰此人薄皮膚而目堅固以深者長衝直楊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胸中畜積血氣逆留臃皮充肌血脉不行轉而為熱熱則消肌膚故為消瘴此言其人暴剛而肌肉弱者也黃帝曰人之善病寒熱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小骨弱肉者善病寒熱黃帝曰何以候骨之小大肉之堅脆色之不一也少俞答曰顙骨者骨之本也顙大則骨大顙小則骨小皮膚薄而其肉無脂其臂懦懦然其地色死然不與其天同色汚然獨異此其候也然後臂薄者其髓不滿故善病寒熱也黃帝曰何以候人之善病瘰者少俞答曰粗理而肉不堅者善病瘰黃帝曰瘰之高下有處乎少俞答曰欲知其高下者各視其部黃帝曰人之善病腸中積聚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皮膚薄而不澤肉不堅而淖音澤如此腸胃惡惡則邪氣留止積聚乃傷脾胃之間寒溫不次邪氣稍至畜積留止大聚乃起黃帝曰余聞病形已知之矣願聞其時少俞答曰先立其年以知其時時高則起時下則殆雖不陷下當年有衝通其病必起是謂因形而生病五變之紀也

本藏第四十七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於性命者也經脉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故血和則經脉流行營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臟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府化穀風痺不作經脉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臟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于天也無愚智賢不肖無以相倚也然有其獨盡天壽而無邪僻之病百年不衰雖犯風雨卒寒大暑猶有弗能害也有其不離屏蔽室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于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窘乎哉問也五藏者所以參天地副陰

陽而運四時化五節者也五藏者故有大小高下堅脆端正偏傾者六府亦有大小長短厚薄結直緩急凡此二十五者各不同或善或惡或吉或凶請言其方心小則安邪弗能傷易傷以憂心大則憂不能傷易傷于邪心高則滿于肺中悅而善忘難開以言心下則藏外易傷于寒易恐以言心堅則臟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瘴熱中心端正則和利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肺小則少飲不病喘喝肺大則多飲善病胸痺喉痺逆氣肺高則上氣肩息欬肺下則居貴迫肺善脇下痛肺堅則不病欬上氣肺脆則苦病消瘴易傷肺端正則和利難傷肺偏傾則胸偏痛也肝小則臟安無脇下之病肝大則逼迫胃咽則苦膈中且脇下痛肝高則上支責切脇悅為息責肝下則逼胃脇下空脇下空則易受邪肝堅則臟安難傷肝脆則善病消瘴易傷肝端正則和利難傷肝傷傾則脇下痛也脾小則臟安難傷於邪也脾大則苦痿眇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則眇引季脇而痛脾下則下如于大腸下如於大腸則臟苦受邪脾堅則臟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瘴易傷脾端正則和利難傷脾偏傾則善滿善脹也腎小則臟安難傷腎大則善病腰痛不可以俯仰易傷以邪腎高則苦背脊痛不可以俯仰腎下則腰痛不可以俯仰為痠疰腎腎則不病腰痛背脊痛腎脆則苦病消瘴易傷腎端正則和利難傷腎偏傾則苦腰尻痛也凡此二十五變者人之所苦常病黃帝曰何以知其然也歧伯曰赤色小理者心小粗理者心大無腦髓者心高腦髓小短舉者心下腦髓長者心下堅腦髓弱小以薄者心脆腦髓直下不舉理者心大無腦髓者心高腦髓小短舉者心下腦髓長者心下堅腦髓弱小以薄者心脆腦髓直下不舉者心端正腦髓倚一方者心偏傾也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目肩反膺隘者肺高合腋張脇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堅肩背薄者肺脆背膺厚者肺端正脇偏疎者肺偏傾也青色小理者肝小粗理者肝大廣胸反蔽者肝高合脇免蔽者肝下胸脇好者肝堅脇骨弱者肝脆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脇骨偏舉者肝偏傾也黃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唇者脾高唇下縱者脾下唇堅者脾堅唇大而不堅者脾脆唇唇上下好者脾端正唇偏舉者脾偏傾也黑色小理者腎小粗理者腎大高耳者腎高耳後陷者腎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正耳偏高者腎偏傾也凡此諸變者持則安減則病也帝曰善然非余之所

問也。願聞人之有不可病者，至盡天壽，雖有深憂大恐，怵惕之志，猶不能滅也。甚寒大熱，不能傷也。其有不離屏蔽室內，又無怵惕之恐，然不免於病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五臟六府邪之舍也。請言其故。五臟皆小者，少病；苦焦心大愁憂，五臟皆大者，緩于事，難使以憂。五臟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臟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臟皆堅者，無病。五臟皆脆者，不離于病。五臟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臟皆偏傾者，邪心而善盜，不可以為人。平反覆言語也。黃帝曰：願聞六府之應。岐伯答曰：肺合大腸，大腸者，脾之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脉之應，肝合膽，膽者，筋之應，脾合胃，胃者，肉之應，腎合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之應。黃帝曰：應之奈何？岐伯曰：肺應皮，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皮緩腹裏大者，大腸大，而長，皮急者，大腸急，而短，皮滑者，大腸直，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心應脉，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腸薄，皮緩者，脉緩，脉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脉冲小者，小腸小，而短，諸陽經脉皆多紆屈者，小腸結，脾應肉，肉腠堅大者，胃厚，肉腠糜者，胃薄，肉腠小而糜者，胃不堅，肉腠不稱身者，胃下，胃下者，下管約，不利，肉腠不堅者，胃緩，肉腠無小裏累者，胃急，肉腠多，少裏累者，胃結，胃結者，上管約，不利也。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膽厚，爪薄色紅者，膽薄，爪堅色青者，膽急，爪濡色赤者，膽緩，爪直色白，無約者，膽直，爪惡色黑，多紋者，膽結也。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黃帝曰：厚薄美惡，皆有形，願聞其所病。岐伯答曰：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其病矣。

黃帝內經靈樞卷八

禁服第四十八

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於九鍼六十篇，旦暮勤服之，近者編絕，久者簡垢，然尚諷誦弗置，未盡解於意矣。外揣言渾東為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慮編淺，不能博大，深奧自強于學，若細子，細子恐其散于後世，絕于子孫，敢問約之奈何？黃帝曰：善乎哉！

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雷公再拜而起曰請問命于是也乃齋宿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黃帝乃與俱入齋室割臂歃血黃帝親祝曰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有敢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黃帝乃左握其手右受之書曰慎之慎之吾為子言之凡刺之理經脈為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藏外刺六府審察衛氣為百病毋調諸虛實虛實乃止寫其血絡血盡不殆矣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雷公曰願為下材者勿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為工不可以為天下師雷公曰願聞為工黃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足少陽一倍而躁在手少陽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陽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倍病在足陽明三倍而躁病在手陽明盛則為熱虛則為寒寒則為痛痺代則乍甚乍間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痛則取之分肉代則取血絡且飲藥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死不治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臟腑之病寸口大于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陰一倍而躁在手心主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陰二倍而躁在手少陰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陰三倍而躁在手太陰盛則脈滿寒中食不化虛則熱中出糜少氣弱色變緊則痛痺代則乍痛乍止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則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血絡而後調之陷下則徒灸之陷下者脈血結於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寸口四倍者名曰內關內關者且大且數死不治必審察其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藏腑之病通其營輸乃可傳于大數大數曰盛則徒寫之虛則徒補之緊則灸刺且飲藥陷下則徒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脈急則引脈大以弱則欲安靜用力無勞也

五色第四十九

雷公問於黃帝曰五色獨決于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謂也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

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于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雷公曰五官之辨奈何黃帝曰明堂骨高以起乎以直五臟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于下極五臟安于胸中真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澤澤以清五官惡得無辨乎雷公曰其不辨者可得聞乎黃帝曰五色之見也各出其色部部骨陷者必不免于病矣其色部乘襲者雖病者其不死矣雷公曰官五色奈何黃帝曰青黑為痛黃亦為熱白為寒是謂五官雷公曰病之益甚與其方衰如何黃帝曰外內皆在焉切其脈口滑小緊以沉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氣大緊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其脈口浮滑者病日進人迎沈而滑者病日積其脈口滑以沈者病日進在內其人迎脈滑盛以浮者其病日進在外脈之浮沉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病難已病之在臟沈而大者易已小為逆病在府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盛堅者傷於寒氣口甚堅者傷於食雷公曰以色言病之間甚奈何黃帝曰其色羸以明沈大者為其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徹散者病方已五色各有藏部有外部有內部也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走外者其病從內走外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其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其脈滑大以代而長者病從外來目有所見志有所惡此陽氣之并也可變而已雷公曰小子聞風者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溼之起也別之奈何黃帝曰常候闕中薄澤為風冲濁為瘕在地為厥此其常也各以其色言其病雷公曰人不病卒死何以知之黃帝曰大氣入於藏府者不病而卒死矣雷公曰病小愈而卒死者何以知之黃帝曰赤色出兩顴大如母指者病雖小愈必卒死黑色出於庭大如母指必不病而卒死雷公再拜曰善哉其死有期乎黃帝曰察色以言其時雷公曰善乎願卒聞之黃帝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也子處也顴^{疑有}字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眦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身事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出者膝臍也此五藏六府肢節之部也各有

部分有部分用陰和陽用陽和陰當明部分萬舉萬當能別左右是謂大道男女異位故曰陰陽審察澤大謂之良工沈濁為內浮澤為外黃赤為風青黑為痛白為寒黃而膏潤為膿赤甚者為血痛甚為癰寒甚為皮不仁五色各見其部察其浮沉以知淺深察其澤天以觀成敗察其散搏以知遠近視色上下以知病處積神於心以知往今故相氣不微不知是非屬意勿去乃知新故色明不羸沈天為甚不明不澤其病不甚其色散駒駒然未有聚其病散而氣痛聚未成也腎乘心心先病腎為應色皆如是男子色在于面王為小腹痛下為卵痛其圓直為莖痛高為本下為首癰疔瘡陰之屬也女子在于面王為膀胱子處之病散為痛搏為聚方員左右各如其色形其隨而下至臍為淫有潤如膏狀為暴食不潔左為左右為右其色有邪聚散而不端面色所指者也色者青黑赤白黃皆端滿有別鄉別鄉赤者其色亦大如榆莢在面王為不日其色上銳首空上向下銳下向在左右如法以五色命藏青為肝赤為心白為肺黃為脾黑為腎肝合筋心合脈肺合皮脾合肉腎合骨也

論勇第五十

黃帝問於少俞曰有人於此竝行竝立其年之長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風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少俞曰帝問何急黃帝曰願盡聞之少俞曰春青風夏陽風秋涼風冬寒風凡此四時之風者其所病各不同形黃帝曰四時之風病人如何少俞曰黃色薄皮弱肉者不勝春之虛風白色薄皮弱肉者不勝夏之虛風青色薄皮弱肉不勝秋之虛風赤色薄皮弱肉不勝冬之虛風也黃帝曰黑色不病乎少俞曰黑色而皮厚肉堅固不傷於四時之風其皮薄而肉不堅色不一者長夏至而有虛風者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長夏至而有虛風不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必重感於寒外內皆然乃病黃帝曰善黃帝曰夫人之忍痛與不忍痛者非勇怯之分也夫勇士之不忍痛者見難則前見痛則止夫怯士之忍痛者聞難則恐遇痛不動夫勇士之忍痛者見難不恐遇痛不動夫怯士之不忍痛者見難與痛目轉面盼恐不能言失氣驚顏

色變化乍死乍生余見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少俞曰夫忍痛與不忍痛者皮膚之薄厚肌肉之堅脆緩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謂也黃帝曰願聞勇怯之所由然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長衡直揚三焦理橫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堅其膽滿以傍怒則盛氣而胸張肝舉而膽橫背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勇士之由然者也黃帝曰願聞怯士之所由然少俞曰怯士者目大而不敢陰陽相失其焦理縱肭筋短而小肝系緩其膽不滿而縱腸胃挺脇下空雖方大怒氣不能滿其胸肝肺雖舉氣衰復下故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黃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穀之精熟穀之液也其氣慄悍其入于胃中則胃脹氣上逆滿于胸中肝浮膽橫當是之時固比于勇士氣衰則悔與勇士同類不知避之名曰酒悖也

背胸第五十一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五臟之腧出於背者岐伯曰胸中大腧在杼骨之端肺腧在三焦之間心腧在五焦之間膈腧在七焦之間肝腧在九焦之間脾腧在十一焦之間腎腧在十四焦之間皆挾脊相去三寸所則欲得而驗之按其處應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灸之則可刺之則不可氣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以火補者毋灸其火須自滅也以火寫者疾吹其火傳其艾須其火滅也

衛氣第五十二

黃帝曰五臟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受水穀而化行物者也其氣內于五臟而外絡肢節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其精氣之行于經者為營氣陰陽相隨內外相貫如環之無端亭亭瀉瀉乎孰能窮之然其分別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所離之處能別陰陽十二經者知病之所生候虛實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府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紹于門戶能知虛石之堅軟者知補寫之所在能知六經之標本者可以無惑于天下岐伯曰博哉聖帝之論臣請盡意悉言之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足少陽之本在竅陰之間標在憲寵之前憲寵者耳也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標在背胸與脊下兩

脉也足厥陰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膈也足陽明之本在顴兌標在人迎頰挾頰額也足太陰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在背膈與舌本也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上一寸也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外眥也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中上至別陽標在顏下合鉗上也手太陰之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腋內動也手少陰之本在銳骨之端標在背膈也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下三寸也凡候此者下虛則厥下熱則熱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故石者絕而止之虛者引而起之請言氣街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故氣在頭者止之于腦氣在胸者止之于膺與背膈氣在腹者止之于背膈與衝脈于臍左右之動脈者氣在脛者止之于氣街與承山踝上以下取此者用毫鍼必先按而在久應於手乃刺而予之所治者頭動眩仆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積痛可移者易已也積不痛難已也

論痛第五十三

黃帝問於少俞曰筋骨之強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其于鍼石火燭之痛何如腸胃之厚薄堅脆亦不等其於毒藥何如願盡聞之少俞曰人之骨強筋弱肉緩皮膚厚者耐痛其于鍼石之痛火燭亦然黃帝曰其耐火燭者何以知之少俞答曰加以黑色而美骨者耐火燭黃帝曰其不耐鍼石之痛者何以知之少俞曰堅肉薄皮者不耐鍼石之痛于火燭亦然黃帝曰人之病或同時而傷或易已或難已其故何如少俞曰同時而傷其身多孰者易已多異者難已黃帝曰人之勝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勝毒故其瘦而薄胃皆不勝毒也

天年第五十四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人之始生何氣築為基何立而為楨何失而死何得而生岐伯曰以母為基以父為楨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黃帝曰何者為神岐伯曰血氣以和榮衛以通五臟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黃帝曰人之壽夭各不同或夭壽或卒死或病久願聞其道岐伯曰五臟堅固血調和脈肌肉解利皮膚緻

密榮衛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氣以度行六府化穀津液布揚各如其常故能長久黃帝曰人之百壽歲而死何以致之歧伯曰使道隊以長墓牆高以有通調營衛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滿百歲乃得終黃帝曰其氣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聞乎歧伯曰人生十歲五臟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歲血氣始盛肌肉方長故好趨三十歲五臟大定肌肉堅固血脈盛滿故好步四十歲五臟六府十二經絡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榮華頰落髮頰斑白平盛不搖故好坐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膽汁始減目始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苦憂悲血氣懈惰故好卧七十歲脾氣虛皮膚枯八十歲肺氣衰魄離故言善悞九十歲腎氣焦四臟經脈空虛百歲五臟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黃帝曰其不能終壽而死者何如歧伯曰其五臟皆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喘息暴疾又卑基牆薄脈少血其肉不石數中風寒血氣虛脈不通真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中壽而盡也

逆順第五十五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脈有盛衰刺有大约可傳聞乎伯高曰氣之逆順者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脈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刺之大约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已不可刺也黃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陳刺法曰無刺熇熇熇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之脈無刺病與脈相逆者黃帝曰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盛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

五味第五十六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臟分別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臟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于胃五臟六府皆稟氣于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穀氣

津液已行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黃帝曰營衛之行奈何伯高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臟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八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黃帝曰穀之五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請盡言之五穀稊音米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果棗甘李酸栗鹹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豬鹹羊苦雞辛五菜葵甘韭酸藿鹹薤苦蔥辛五色黃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凡此五者各有所宜五宜所言五色者脾病者宜食杭米飯牛肉棗葵心病者宜食麥羊肉杏薤腎病者宜食大豆黃卷豬肉粟藿肝病者宜食麻羊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黃黍雞肉桃魚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病禁苦肝色青宜食甘杭米飯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羊肉麻李韭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粟藿皆鹹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蔥皆辛

黃帝內經靈樞卷九

水脹第五十七

黃帝問於岐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岐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卧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于皮膚之間音整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膚厚按其腹膏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鼓脹何如岐伯曰腹脹身皆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腸覃何如岐伯曰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營因有所繫癖而內著惡氣乃起瘕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寫不寫音疝疝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于女子可導而下黃帝曰膚脹鼓脹可刺邪岐伯曰先寫其脹之血然後調其經刺去其血絡也